

## 記錄的片刻

汝梵

陽光透過有些髒的紗窗，打在棉被上。不得不清醒，因為炙熱。老是在作夢。

常常將夢境，當成是發生過的齟齬。

夢見，自己是個惡魔。

惡魔讓好多多人痛苦。依附著人類的痛苦而生存。

並且冷眼旁觀。

猜想，惡魔其實也有，不得不為惡魔的苦衷。

將杯中的伏特加，注入養著黃金葛的瓶子中。

一滴不留。

要如何，才能夠把它養死呢？太有韌性的生物。

要如何，才能讓自己死掉呢？

像小說中一樣，找不出蛛絲馬跡。

故意把頭髮留得很頹廢。瀏海遮蓋了所有的視線。

看不見別人的靈魂，別人也無從偷窺起。

才可以在自己的世界裡，為所欲為。

因為心裂成碎片，只好往回走，一步一步撿拾起掉落在路邊，可能的屑屑。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已經是不適合放縱的年紀了，卻還想一個人去流浪。什麼也不帶，並且，不告而別。

那個有夜盲的朋友，渴望當個殺手。卻考上師大。

我渴望著死亡。自然的死亡，自然意外的死亡。

卻不得不苟且的活著。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終身的渴望，卻老是向相反的方向走。

所以才能稱為「渴望」。

將手中的五十元銅板，收集在玻璃瓶中。隔一些日子，便拿出來數數。

其實，從來也不知道，增加或減少了。

僅僅是擁有的喜悅罷了。

收集的，不只是銅板。包括，愛情。

我的思緒，一如玻璃，透明的沒有道理。

